

石铎禄神父的《本草补》与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

崔维孝

摘要: 明清之际入华的方济各会传教士石铎禄神父在传播天主教之余,利用他所掌握的西方医药知识,为教徒和民众治病疗伤,不料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行医治病成为方济各会传教士吸引中国民众加入天主教最温柔和最有效的手段,其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胜过神学的说教。后在清代文人刘凝的劝说和协助下,石铎禄将所掌握的西方医药和药方贡献出来,并整理成书以《本草补》之名刊印。这位原本以传播天主教为己任的西洋传教士万万没有想到,他因慈善之心而萌发的善举竟为中国药物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关键词: 明清时期;方济各会;石铎禄;本草补

中图分类号: B9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07)01-0124-10

作者简介: 崔维孝,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 (广东 广州 510632)

方济各会西班牙传教士石铎禄神父^①(Pedro de Piñuela) 1650年出生于新西班牙(即南美洲的墨西哥),他青年时代于墨西哥圣迭戈省加入西班牙方济各会,他从没有到过宗主国西班牙,是一位在墨西哥土生土长的方济各会传教士。1671年,正值前往罗马和西班牙招募传教士的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团文度辣神父带领八名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历尽艰辛从欧洲抵达墨西哥,准备乘船穿越大西洋前往菲律宾,然后再由那里奔赴中国传教。因途中有两名传教士不幸染病身亡,文度辣神父便决定在墨西哥招募传教士,补充死去的传教士留下的空缺。已经成为方济各会修士的石铎禄应征报名获得批准后,便离开墨西哥随同文度辣神父前往中国传教。

文度辣神父一行1672年抵达菲律宾后,石铎禄即被派往当地的修院进行学习。经过几年严格的神学训练和艰苦的传教实践之后,石铎禄领受司祭之职,后被祝圣为神父,获得传经讲道之权柄;1675年6月他又领取了听告解的特权。1676年2月,石铎禄神父和同会的傅劳理神父获得菲律宾圣格力高利省会的批准,从菲律宾首府马尼拉前往中国传教;同年6月20日,石、傅两神父乘船到达厦门,然后又从那里深入福建内陆地区,与先期抵达那里的方济各会西班牙传教士利安定神父会合,开始了他在华的传教事业^②。

收稿日期:2006-10-24

① “石铎禄”是墨西哥籍的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Pedro Piñuela的中文姓名,其拉丁文姓名为Petrus Piñuela。同明清时期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一样,为方便开展传教活动,方济各会也为他们入华的传教士起了中文姓名。根据笔者所查阅西文版《方济会士中国书简汇编》(Sinica Franciscana)第10卷第2册中的《中国姓名和词汇目录》中所记录,“石铎禄”亦书写为“石铎禄”,其号为“振铎”,故大陆地区学者及著作中提到《本草补》作者均作“石振铎”。笔者在本文中使用了“石铎禄”一称谓,是依据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出版的《罗马梵蒂冈档案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第105-144页所载《本草补》中所记录:该书系根据“泰西石铎禄振铎氏述”整理而成。

② 韩承良译《石铎禄神父传记》, SINICA FRANCISCANA Vol. VII-Pars prior, VIII-P. Fr. Petrus de la Piñuela, A-Biographia, p.1105。

石铎 琿神父的到来,加强了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的力量,这使先于他来福建的利安定神父于1677年9月作出决定,带领傅劳理神父前往山东省传教,而让石铎 琿神父一人留守在福建。就这样,石铎 琿神父独自一个人开始了他在福建艰苦的传教事业。

从利安定和傅劳理神父离开福建到1681年的4年间,石铎 琿神父先后在福建的将乐、龙口、泰宁和建宁建立了4个新的传教会院^①,扩大和巩固了方济各会在福建的传教区域和范围。在传教的同时,石铎 琿神父还利用时间不知疲倦地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社会,这为他后来以中文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方济各会传教士中,石铎 琿身后留下的关于天主教的中文书籍是最多的^②。除了这些讲述天主教义的中文书籍之外,还有一本曾经在中国医药研究史上引起极大关注的《本草补》(Medicinale Herbariotum)一书。它是根据石铎 琿神父的口述,由清朝南丰文人刘凝整理书写而成,他还专门为此书做了序。笔者在本文中所引用的《本草补》一书,系刘凝作序的清代康熙朝刻本,收录在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出版的《罗马梵蒂冈档案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③第12册中(见《本草补》序复印件)。

长期以来,《本草补》一直被我国中医药学界认为是传入中国最早的西方药物学专著,而最早对《本草补》进行研究的则是清代医药学家赵学敏。他在乾隆和嘉庆年间所著《本草纲目拾遗》^④和《明清中医临症小丛书-串雅全书》^⑤等著作中,都收录了康熙朝来华的西班牙方济会传教士石铎 琿在他所著的《本草补》一书中所介绍的西方药物。1957年,中国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在他编著的《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⑥一书中,曾称《本草补》是西方药物学传入中国之开端。2001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郑金生先生所著《海外所藏及国内〈书目〉未载之本草古籍述略》^⑦一文,提到在国内已经散失,20世纪90年代在海外发现的《本草补》一书,并做了概要的介绍。2002年甄雪燕与郑金生先生联合撰写的《石铎 琿本草补研究》(Study on Shi Zhenduo's Ben cao bu (Supplemented Materia Medica))^⑧一文,对《本草补》的作者、刻本、内容,以及其与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所引述部分进行了对比,肯定了《本草补》作为早期西洋传入药物学的实用价值。

关于《本草补》的研究,笔者在2006年1月出版的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而写成的《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⑨一书中有过概要的介绍,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没有能够深入进行论述。著作出版后,工作之余再阅读《本草补》时,对其在传教中的作用和对中国医药学的影响又有了新的认识,故特写此文以补心中的遗憾。

《本草补》序解析

《本草补》一书共39页,分为序、总目和药物介绍三部分。在《本草补》的序中,刘凝首先

- ① 韩承良译:《石铎 琿神父传记》,摘自 SINICA FRANCISCANA Vol.VII - Pars prior, VIII - P. Fr. Petrus de la Pinuela, A - Biographia, p.1105。
- ② 据Pascale Girard: Os Religiosos Ocidentais na China na época Moderna, CTMCDP-Fundacao-Instituto Polit é cnico de Macau, Macau, 1999, 第499-500页所述,石铎 琿的主要著作有:《初会问答》、《默想神功》、《永暂定衡》、《哀豫炼灵说》、《大赦解略》、《听弥萨凡例》、《圣教启蒙指要》、《圣母花冠经》。
- ③ 《本草补·泰鹵石铎 琿振铎氏述》,载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编《罗马梵蒂冈档案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版,第105-144页。
- ④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
- ⑤ 赵学敏等:《明清中医临症小丛书-串雅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年版。
- ⑥ 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卷5,上海中华医药学会1957年版。
- ⑦ 《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1期,第7-12页。
- ⑧ S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 2002, Vol. 32 No. 4, pp.205-207.
- ⑨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中华书局2006年版(鉴于港澳台地区称“方济各会”为“方济会”,故在该书中采用后一种称谓形式,仅此对该书书名予以解释)。

用他那气势磅礴之笔锋,概述了渊源流长的中华医学发展史:

昔伏羲画八卦以浚人之灵心,神农尝百草以起人之痼疾,淑我性,又保我身,上主之恩,亦孔渥矣。自文王周孔既远,易道不明,遂昧造化之初,高者胶葛于图像,卑者附会于术数,淑性之道庞杂而莫知统宗。歧伯俞拊不作,针砭失传,唯守药性之赋,名医卒世罕逢,三品亦非原撰,保身之道纷纭而靡有效验,神形交悴,良可闵怜。”^①

刘凝首先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对古老中华医药予以了精辟的阐述,医治人的心灵之病和躯体之疾应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赞伏羲以八卦沁人心脾,使淑性得舒扬,褒神农以百草去除人之病疾,保身体之康健。但是,在中华医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精神和物质这两个方面一直是前人所关注的,在如何存真去伪、剔除糟粕、保留精华和发扬光大中医药方面,我们的祖先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当人们精神处于困惑之时,“高者胶葛于图像,卑者附会于术数,淑性之道庞杂而莫知统宗”。中医药的发展既有“歧伯俞拊不作,针砭失传,唯守药性之赋”的时候,亦有“名医卒世罕逢,三品亦非原撰”之际。正当人们为“保身之道纷纭而靡有效验,神形交悴,良可闵怜”的时候,西洋传教士在中国出现了,他们所宣扬的天主教义和所携带来的西方医药仿佛给人们送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所以,刘凝紧接着对石铎球神父大加褒扬:

泰西石振铎先生,微言眇论,别人聳聳,又以其绪余,辩物表用,攻人膏肓,其哀矜神形,何其并挚也。^②

这里的“微言眇论,别人聳聳”显然是说石铎球神父所带来有关天主教之学说给人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他所携《本草补》提供的药方则可“辩物表用,攻人膏肓”,天主教之学说和医药之疗效两者结合起来,不仅能够疏浚人心灵之迷茫,亦可达致药到病除之功效,以致刘凝不禁感叹道:

自泰西辈后先至止,无非导人溯本原而定趋向。舌不能罄,笔以继之,卷帙弘多,余述默想神功,永暂定衡,大赦解略,初会问答数种,言前此之所未备,于淑性之道,未必无小补焉。它日又谓凝曰:自鬼舆区以来,卢扁仓萃,代有奇人,君臣佐使,各有耑书。若夫简易而切要,裨于人而捷于效者,胡可废欤。余以见闻所及,庠为一帙,于保身之道,亦未必无小补焉。凝受而读之,淑性保身,何当吾世而尽遣之乎。原夫造物主蕃植庶类,养人之肉躯,又降生救赎,拯人之灵魂。灵魂重而肉躯轻,肉躯暂而灵魂永,亦未尝不恤人之肉躯也。故金石水土,飞潜动植而冷热温凉各别,仲景东垣,丹溪河间,其阐发辩论纂详,用物弘而晰义精矣。然而猝遇奇疾,偶沾怪证,人臣无由奏效于君,人子无由进药于父,岂非忠孝阙事哉。^③

在这里,刘凝首先对西洋传教士所宣扬的天主教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其“无非导人溯本原而定趋向”,要世人要重新认识世界的本源,并确立自己精神上所追寻的目标。然后,他逐一列举了石铎球神父撰写的《默想神功》、《永暂定衡》、《大赦解略》和《初会问答》四部宣扬天主教义的著作,并称它们“于淑性之道,未必无小补焉”。然后,刘凝在赞誉中华医药“卢扁仓萃,代有奇人,君臣佐使,各有耑书”的同时,亦认为石铎球神父的《本草补》“庠为一帙,于保身之道,亦未必无小补焉”,将天主教义的淑性之道和医药的保身之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于天主教义所赞美的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刘凝亦感叹到:“原夫造物主蕃植庶类,养人之肉躯,又降生救赎,拯人之灵魂。灵魂重而肉躯轻,肉躯暂而灵魂永,亦未尝不恤人之肉躯也”。虽然西洋传教士宣扬上帝降生救世人赎罪,以拯救世人灵魂为己任,但刘凝亦希望他们能够体恤世人

①②③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编:《罗马梵蒂冈档案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版,第107、107、108-109页。

躯体疾病之痛苦,利用他们所携带来华的药物和药方为世人治病,拯救他们的生命。紧接着,刘凝在赞美博大精深的中华医药为“故金石水土,飞潜动植而冷热温凉个别,仲景东垣,丹溪河间,其阐发辩论綦详,用物弘而晰义精矣”的同时,特别强调当世人“猝遇奇疾,偶沾怪证”之时,掌握或懂医药之士应该施以援手解其楚痛,还其躯体之康安,否则“人臣无由奏效于君,人子无由进药于父,岂非忠孝阙事哉”。可以说正是在刘凝动之以情的劝说之下,石铎 琿神父终于答应以口述形式将他所熟知及掌握的西方药物和药方贡献出来。

随后,刘凝还在《本草补》序中概要列出石铎 琿神父所介绍的草药、成药和药方:

观此编所录,有中邦所无,今携来种蓟,如香草臭草者。有来自外国,非中邦水土所产,如吕宋之加空弄果,以西把尼亚国之避惊风石,与泰西多国之锻树皮者。有药料乏缺,制自外国,如保心石,吸毒石,日精油者。有中邦习用,而未审其疗治,如薄荷、葵叶、芥蓝、马齿苋、金丝草者,各疏而列其功效,真有补于本草者矣。又以单方附于其后,犹之天宝单方药图也,即黄帝素问亦载一二方法,非其遗意乎。^①

上述这段引语中的“西把尼亚国”是指西班牙,“泰西多国”则指西洋多个国家。刘凝在这里将《本草补》中所介绍的13种药物分为三大类,并逐一罗列介绍:第一类是香草和臭草,属于外来草药,为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传入中国,他们“今携种来,可以遍植”。第二类为吕宋果、西班牙避惊风石、西洋锻树皮,以及保心石、吸毒石和日精油,这“六种皆非中国所有,前三种生成者,保心石或生或制,吸毒石与日油精,则皆制成者也。”^②吕宋果显然来自菲律宾,避惊风石来自西班牙,锻树皮来自西洋多国;保心石即有天然生成亦有人工制造的,而吸毒石和日精油则是来自异邦的成品药物。第三类的药物薄荷、葵叶、芥蓝、马齿苋和金丝草,则“中邦所广有,知其为大药者鲜矣”。在这13种药物中,其中8种是中国当时没有的,5种则中国尽有,但知道它们药用价值的人很少。这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药物的种类,难怪刘凝为此感慨不已,称石铎 琿神父所介绍的这些药物对中国的药物书《本草》起到了补充的作用。

另外,从刘凝为《本草补》所作序中可以看出,最初石铎 琿神父并没有将这些草药、成药以及其药方著书立说之意,而是刘凝主动说服了石铎 琿神父,他才答应将这些外来的药物口述由刘凝整理成书,使其可以造福于广大中国民众。特别是看到石铎 琿神父所撰写多部宣扬天主教义的著作后,刘凝更是感慨万分,希望石铎 琿神父能够将这些药物公布于世,他还将与石铎 琿神父的一段对话也写入了序中:

淑性诸撰,可补伏羲,保身之编,可补神农,厥功伟矣,岂曰小补之哉?因进而请曰:海外诚多奇方异药,曷若广为搜辑,以福我中邦乎。先生愀然曰:旅人九万里跋涉,原为救人灵魂,非为肉躯计也。且人遭艰虞,类多向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子舆氏之言非诬。况身体康泰,半溺嗜欲而寡寅畏,非所谓瘠土民勤,沃土民淫乎?凝喟然于其言,而更窃有请焉:人之无良,虽备尝苦楚,而顽冥如故。国宪非不严密,小者鞭笞,大者刀斧,蹈之者踵相接也。神哀矜者,亦形哀矜。见颠连困苦者,不问其人之淑慝,苟可一援手而拯之,未有靳焉者。先生曰:是亦足矣。姑布枣梨,以诏来许。吕宋之果,亦近季始知耳。盖俟后之继起者,遂付诸剗剗氏。^③

石铎 琿神父这里的“旅人九万里跋涉,原为救人灵魂,非为肉躯计也”一句,充分反映了方济各会传教士的神学观,他们之所以远涉重洋来华传教,目的是要拯救中国民众之灵魂,而非治疗其躯体之疾病。因为方济各会传教士认为,只要民众的灵魂获得了拯救,即使死后升天,他们

①②③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编:《罗马梵蒂冈档案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第109、108-114、110-111页。

依然会生活在另一个极乐世界里。若传教士们以医药治好了患者的疾病,那也只能说明是天主通过传教士的手和药物抚慰了他们肉体上的痛苦,使他们可以更快地达致灵魂上的解救。但是,最终石铎琛神父还是被刘凝以“神哀矜者,亦形哀矜”之情理说服了,他以口述形式,由刘凝捉笔代写出《本草补》一书,并予以刊印流传至今,为中国的医药学增添了宝贵的一页。该书后来对乾隆时期的药物学家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的影响很大,他在书中曾多次引用石铎琛《本草补》一书的内容。另外,《本草补》当中所出现的这些外来和本地的药物不仅依然收集在当今中国传统的药典之中,亦频频出现在医生们为病患者开出的药方里。

《本草补》正文药物概述

在《本草补》的总目中,列出了13种药物的名称,进入正文后,石铎琛神父将这13种药物的产地、药用价值、功能逐一做了详尽的介绍。

一、香草

“西国产香草,山野遍生,树高尺许,枝干纠曲,经冬不凋。花小而色紫白,成熟时,中有小黑粒,春时插之即活。”由此看来,香草是西洋国家常见的一种木本植物,其花、枝、叶都具有药用功能:

采其花,藏衣箱中,能辟诸虫。

瘟疫岚瘴,焚其枝叶,能屏除之。

体受风寒,以枝叶煎汤澡浴,寝睡数刻,欬然而愈。

面有黑斑,取叶或水或酒浓煎,每晨傅脸能减斑而滋颜。

齿痛及摇动,以醋煎叶,乘热擦之漱之。

胃火盛而口臭,同前法治。

头多风痒,并发秽触人,与记含不坚固,取叶煎水,服时加醋,匪特除头之外疾,并裨头之内司,盖人之记含,在囟故也。^①

二、臭草

“泰西即产香草,复产臭草,虽熏蕪不同,而效用则一。其树仅高尺余,开小黄花,摘花蕊阴干待用。与茎叶同功。结子成熟,裂分四房,每房子数粒。春秋二仲皆可种之,春时插之亦活。”臭草具有非常重要的药用价值,其最主要的功能如下:

泄泻及小便不通,取臭草叶,或生或煮食之。

服毒,并蛇蝎蜈蚣等毒,急取臭草叶生食,其毒自解。

腹内蛔虫,以清油煎臭草叶,捣烂敷脐上,胜食使君子远矣。

鼻血,取臭草叶捣烂,塞鼻孔,即止。

耳痛,以臭草叶捣烂,取自然汁,置石榴皮内,煨过,滴耳中。

目力过劳,以臭草叶自然汁,加一滴蜂蜜,并略加小茴自然汁,调和点眼,久则光明。^②

三、吕宋果

吕宋果因产自菲律宾的吕宋岛而得名,其别名又为“加空弄”。吕宋果“外肉而内核,味苦,不堪食。其初惟有一处,深山峻岭生此,树甚高大,土人多不识者。旅人辈至岛,百季前,始知其果可用。近三十季,颇悉其疗治各病,极有奇验,遂携至中国。”^③这里的“旅人辈至岛,百

^{①②③}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编:《罗马梵蒂冈档案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第115-116、117-118、119页。

季前”，应该是指十六世纪中、后叶到达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士，是他们发现了吕宋果及其药用价值，并开始利用它来治病，后来又将其携带来华。吕宋果的药用价值主要如下：

中毒服毒，将果或摩或刮，以清水或清油调服，毒即吐出。

蛇蝎蜈蚣等伤，摩清水服之，并刮末敷患处。

疫疾，并中风昏仆，摩水饮之。

腹痛，或泻或痢，摩水服之。

疟疾，于初作寒时，摩水服之。

刀斧伤血漏，刮末敷患处，即止血止痛。^①

四、避惊风石

避惊风石系产于西班牙的一种天然石子，显然由西班牙传教士携带来华。其“色黑而光嫩，取而琢之，或大或小。”其功能主要用来驱逐邪气。“佩孩童胸前，遇邪气而起慢惊急惊，此石代受其患，邪气尽收于石内，自然裂破，则孩童无恙。孩童亦有不受其害者，体有强弱故也。必须常佩，方可永远无虞，真可宝之物也。”^②

五、锻树皮

根据石铎 球神父所述：“泰西有锻树，吕宋亦有之。其色红，其状如杜仲。初因人取树皮包切肉数裔。抵家合成一片，知始其皮能合肉接骨也，因名曰锻树。凡肉破骨断，取皮捣碎煎酒服，又以渣敷患处，完好如初。凡有伤损，皆可治之。”^③

六、保心石

根据石铎 球神父所述：保心石有两种，“一是鹿兽生成，”即“鹿兽遇枪箭蛇蝎诸毒，能觅解毒草以食，其精液积聚日久，结而为石”；“一是泰西名医，至小西洋采珍药制成”；“服之令毒气不攻于心，故曰保心石，亦曰宝石。其用法以刀刮如麦大者六粒，为粉调服。多用亦无害，无病服之，亦增加精神。”^④石铎 球神父说还列举了保心石可以治疗下述疾病：

大热燥渴，及小便不通，与泄泻等，以水调保心石粉服之。

胸怀郁闷，无热者，或酒或水调服。有热者，则酒水各办。

胸内有伤，或心痛，或风寒气痛，或吐蛔虫，或咯血吐血，不拘各样怪证，皆水调服。

毒蛇毒虫所伤，不拘酒水，急服之，防毒气上攻，保心无虞。

刀箭疯犬毒物所伤，用粉敷疮外，以布包即愈。^⑤

七、吸毒石

吸毒石，原本生于毒蛇体内，故又称“蛇石”。石铎 球神父称：“吸毒石有两种，小西洋有毒蛇，头内生一石，如扁豆仁大，能拔除各种毒气，此生成者也。土人将蛇石并本蛇之肉，与本地之土为末造成，如围棋子，此造成者也。小西洋用蛇石，大西洋惟用药制。凡遇蛇蝎蜈蚣等伤，及痛疽，一切肿毒恶疮，用此石置患处，即紧粘不脱，其毒吸尽则解脱”，“吸时只可一二时，不脱亦当摘下，否则石碎。脱离时，急用乳汁浸之，或人乳不便，牛羊乳亦可。浸至乳汁略变绿色，或黄或黑，是其毒尽也。或各乳皆无，以温水浸之亦可”^⑥。

八、日精油

石神父在谈到日精油时说：“泰西所制日精油，其药料多非中邦所有，皆旅人携至此也。专治一切刀枪木石及马踢犬咬等伤，止痛敛口，大有奇效”，“若伤已含脓及骨折者，此油无益，不必用矣。如心腹耳鼻手足，及各处骨节疼痛，果属风寒，非关燥热，则此油可治。向的痛之所，

^{①②③④⑤⑥}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编:《罗马梵蒂冈档案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第119-120、121、123、125-126、125-126、127-129页。

以油揉擦。极热为度，然后以男人所穿旧布包裹。当用药时，须坐密室，不可见风，并忌食寒冷等物，斯为验矣。旅人九万里携至中邦，决非寻常浅效，勿轻视焉可也”^①。

九、薄荷

薄荷虽然在中国广为人知，“然效用之方，世人未尽知也”，石铎 耶稣神父详细介绍了薄荷的主要药用价值：

吐血，绞薄荷自然汁，略加水与醋，和而饮之，当每日常服，其病自除。

耳有脓，取自然汁，略加水与密调和，滴入耳中。

头痛，将薄荷二三枝包额上并两旁。

肝病而腰痛，以薄荷二三枝，同石榴子捣烂服之。

薄荷能杀蛔虫，取自然汁，略加好醋调服。

狗咬，取自然汁，略加以盐，既涂而又服之。

蜈蚣咬伤，捣烂薄荷，略加油与醋以敷之。

薄荷晒干为末，调酒常服，不患虫毒矣。^②

十、葵叶

葵叶又称蒟，中国古书早已有记载，“蒟，花如流藤，叶如萆揆，子如桑仁”。葵叶为常绿攀缘藤本植物，穗状花序，叶宽卵形，果实有辣味，可以做酱；藤、叶可以入药。“今述其可治诸病者，取葵叶浸以油，封固，晒半载，收贮待用，可留数十季。”制成的葵叶油可以医治如下疾病：

耳痛，滴葵叶油数点于耳内。

刀伤刺伤，以绵萆浸湿葵叶油，贴伤处，用布包裹。

背痛及疔毒等，以绵萆浸油，贴而裹之，初起毒即解潜，已成即开口出脓，若捣烂油内葵叶，敷绵萆上贴之，尤妙。

杨梅疮，以绵萆内油包裹，易得溃决，易得出脓，溃决出脓后，易得生肌；若用油内叶捣烂，以布作膏药贴之，更为捷也。^③

十一、芥蓝

关于芥蓝，中国古人早有记载，“王书祯书：芥之嫩者为芥蓝，极脆。东坡云：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是中国久食也。其根如芋大，今西士携种来植者，其根大如斗，初生，叶纷披四布，取而啖之；及后生短叶，包裹其心，心雪白，无脆美，并根食之。”由此看来，芥蓝一直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蔬菜，而其药用价值则应该是西洋传教士传入中国。根据石铎 耶稣神父所述，芥蓝可以治疗如下多种疾病：

泄泻，用芥蓝煮以清水，去水，再煮，去水食之。

大便不通，煮熟芥蓝，取汁饮之，同此一物。去水则止泄，饮水则开利，物理节宣之妙如此。

眼视不甚分明，与手常颤动，久服芥蓝，自然渐轻。

头痛捣烂芥蓝，取自然汁，吸入鼻内。

膀胱痛，以芥蓝蘸醋生食。^④

十二、马齿苋

马齿苋系西洋诸国和中国最常见的一种草本植物，可以食用，亦可做药材，具解毒去热之

①②③④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编：《罗马梵蒂冈档案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第132-132、133-134、135-136、137-138页。

功能。石铎琿神父主要列举其可治疗以下病症:

头痛,同灰面(大麦、更良)捣烂,置头顶上。

腹内作热,捣烂敷之。

吐血泻血,并腹有蛔虫,煮烂马齿苋食之。

刀伤等,以马齿苋同灰面捣烂敷。

暑气,以马齿苋同酒食,即能辟除。

取马齿苋生嚼,不必吞下,常如此法,能固齿而去内热。

潮热,生嚼马齿苋如前法,其热渐减。^①

十三、金丝草

金丝草,中国俗称烟草,系一年生草本植物,其叶大,采下晒干即为烟叶。石铎琿神父在《本草补》详细介绍了用烟叶造药的方法:“取金丝烟叶,必鲜者有自然汁,以二斤捣烂,置罐内,加以烧酒,酒浸过烟叶高二指。两日后,取出,以布包,压出水,忌渣滓参入。将水置锅内,加净猪膏熬过无渣者一斤,同煎,至无酒气为度。以布滤过,去渣,加明净松香六两同煎;烟水要煎极浓,又滤过,加黄腊三两同煎,须烟水成膏,取起入罐,烈日晒之,不必遮盖,常要搅匀,晒至水气干尽。久留逾好,即生霉,亦晒搅之。”^②用烟叶制成的此药膏可以治疗以下多种病症:

痛疔等,以膏药开顶贴,若疥疮,只用油抹。

男女下体阴处,生疮或生虱,开膏药贴。

汤火伤,开药膏贴,或唯用油抹。

刺入肉内,不得出,无论木竹骨铁,开膏药贴之,即吐出刺矣。

刀箭等伤,日久生蛆,开膏药贴,则蛆自去。

气喘,开膏药贴胸前。

头痛及胃口痛,皆以油抹,头则抹头上。^③

在石铎琿神父详细介绍的上述13种药物当中,日精油是由西洋传教士携带入华的成品药,因为其配方中的药料多为西方国家所生产;保心石既有天然生成者,亦有西洋名医采集珍贵药材制成者;吸毒石同保心石类同,既有源于自然界天然生成者,亦有利用多种药材人工合成者。而其余的10种草药,其中5种产自西方国家或菲律宾,由西洋传教士携带来华广为种植,而其它5种草药尽管中国到处都可以找到,但知道其药用价值的人则很少。利用这13种药物及其配方,既可治疗内科疾病,例如:腹痛、心痛、疟疾、胃痛及头痛等病症,亦可医治刀枪导致的外伤、痛疔和疥疮等;有的能接骨及愈合伤口,有的能去风寒解燥热,还有的可以强身健体保平安。另外,利用上述草药制作成药或汤药的过程非常简单,任何一个传教士只要掌握《本草补》中所述方法和要点,不仅可以制作出他所需要的药物,解除自己的病痛,而且还可以为他人医治疾病。

在详尽介绍了上述13种药物的产地、功能和疗效之外,石铎琿神父还在《本草补》中介绍了3个单方,即漏痔单方、痘疹单方和生产单方。方济各会传教士利用这些药物和单方为中国天主教徒和民众行医治病,不仅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和口碑,亦为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的成功开辟了一条十分有效的途径。

方济各会以行医治病推动传教活动

在来华的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中,许多人都懂得医学,不少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都会为

^{①②③}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编:《罗马梵蒂冈档案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第139-140、141、142页。

自己的同伴、生病的基督徒或异教徒看病。根据西班牙文史料记载,1637年初,由台湾进入福建传教的修士马可士就是一位外科医生和药剂师。来中国之前,他曾经在方济各会于菲律宾开办的医院里学医和从事医疗和护理的训练。来到福建后,他最初以福安县顶头村为基地,活跃于乡村和城镇之间,利用所学医学知识一边为人治病一边传教,后来他还前往连江县行医传教达5个月之久。找他看病的人大部份都是贫苦的乡镇居民,亦有少数的文人和地方官员^①。与马可士同一年进入中国的阿脑伯神父也因为能行医治病,曾经被请到福州给一位非常有钱的病人看病。当时,这位病人已经被中国的医生宣布无药可医治,但是热切希望为上帝而发展信徒的阿脑伯神父还是去了,并为已经处在死亡边缘上的病人进行诊断。尽管当他确信病人已经无法医治时,还是为病人开了药方,希望延缓病人的死亡,并说服了病人和他的家人,让病人接受了洗礼,以拯救其灵魂,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皈依了天主教^②。在这里我们看到,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从一开始就已经将行医治病和传播天主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1672年文度辣神父带领方济各会西班牙中国传教团入华之后,先于澳门开设药房,后又于1678年到广州,在杨仁里福音堂建成了中国内地的第一家集门诊、药房和病房于一体的西式医院。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该医院从建成到雍正十年(1732)西洋传教士被驱逐至澳门的50多年间,前后仅有两位西班牙方济各会的外科医生艾脑爵和安多尼修士在该医院行医治病,他们不仅要管理医院,还要制作药品和为病人看病,其工作量之大难以令人想象。虽然方济各会传教士没有像耶稣会那样出版和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医学著作,但他们在华的行医实践同样为方济各会赢得了口碑。艾脑爵和安多尼医师将西医外科医疗技术带入中国,他们不仅可以操刀做外科手术,亦能诊断和治疗内科及眼科等疾病;他们所建的药房不仅药材种类齐全,而且许多药品都是他们自己在广州配制的。他们还同方济各会马尼拉医院互通有无,交换药品,促进了两地在医药领域的的交流和往来。

西班牙方济小兄弟会的安道林神父曾这样说过:杨仁里福音堂的药房是开展传教活动的一个重要的设施,是一所包括了各种不同设备,拥有病房、诊所、手术室和各类医药的医院。它原本只为方济各会生病的传教士看病和医病,但慢慢扩展到所有在华传教士都可以前往看病休养,连罗马教皇派遣来华的特使也来此看病。后来医院的声望不断提高,无数的中国人纷纷慕名前来看病,其中不少是穷人,甚至连皇家的人员也前来求医^③。正是由于艾脑爵和安多尼两位医师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广东及其省府的官员们一直与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团设在广州的总部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曾得益于这所医院,还有官员向安多尼医师索要药品进献给皇帝。方济各会的传教活动也因此受到官员们的庇护和金钱上的赞助,更有许多民众因为传教士治好了他们的病而皈依天主教,行医治病亦推动了方济各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

但是,对于分散在山东、福建、江西等省的方济各会传教士来说,若没有大病,他们一般是不会到广州看病的。那么他们若在当地生病又是如何医治的呢?石铎 琿神父口述的《本草补》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正如上文所述,方济各会传教士当中有许多人都懂医,而不懂医的传教士在远赴异乡之前,一般都会接受一些医学护理和自救的培训。石铎 琿神父在《本草补》中所提及的这些成药、草药或药方,方济各会传教士不仅知道,而且还会用它们来为自己治病,因为他

① ALCOBENDAS, Severiano, OFM, Religiosos Médicos-Cirujanos de la Provincia de San Gregorio de Filipinas, en revista Archivo Ibero-Americano, No. XXVI, 1933, pp.572-575.

② SINICA FRANCISCANA Vol. II, Franciscus A Iesu de Escalona, Relacion del Viaje al Reino de la Grande China, pp.288.

③ 安道林:《西班牙方济会士与中国教区》,载《纪念孟高维诺总主教来华七百年国际学术会议文集》,韩承良译,(台湾)思高圣经学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

们常常独自一人在中国内地传教,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每当遇到一般的常见疾病,例如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中毒生疮或跌打损伤等等,传教士们完全可以利用随身携带的成药或当地采集到的草药为自己医病疗伤,而无须南下到广州的医院。不仅如此,当传教士遇到教徒们或民众生病时,他们亦会以慈悲为怀利用手中的药品和所握的药方为其解除病痛。

如果说,最初石铎 珣神父和方济各会传教士不愿意将他们所掌握和使用的 外来医药公布于众,那是因为他们认为不是他们和药物医治好病人的疾痛,而是万能的天主通过他们的手和药物,解除了无数病人的痛苦,挽救了许多濒危生命绝境的患者。为此,方济各会传教士宣扬,只要虔诚地尊崇天主和信仰天主教义,世人就能获得永世的健康和平安。但是令方济各会传教士感到惊奇的是,许多接受方济各会传教士行医治病服务的中国民众,他们康复后都一无反顾地加入了天主教。难怪方济各会西班牙传教士艾佳良神父(Francisco de Jesus Escalona)^①曾经对这一现象感慨万分,他说:“在上帝的圣堂里,行医治病是最温柔、最有效的吸引众生灵改变宗教信仰的方法,有时它所带来的益处远远胜过神学的说教。”^②

结 论

通过对刘凝为方济各会传教士石铎 珣神父所著《本草补》一书作序的解析,对《本草补》正文所介绍的 13 种外来药物和 3 个药方的起源、药用价值和制药方法的解读,应该说该书是西洋传教士传入中国最早的一部有关西方药物学专著。从其所记录的 13 种药物来看,主要是以草本和木本类植物为主,它们占了其中的 9 种,以天然或人工合成的石类药物有 3 种,以多种西方药料为基础制成的外来水类成品药物则只有 1 种。刘凝之所将该书定名为《本草补》,亦说明他对其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认定它对中国药物学的发展和应用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本草补》的公开刊行和它在中国药物学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方济各会传教士没有料到的,因为这本不是他们的初衷。原本他们入华主要目的是传播天主教,其所携带的外来药物仅为他们在生活华期间可以自行就医去病而备。但是当 他们出于慈悲之心,拿出药物为中国民众治病时,却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发展天主教徒的方式,不少中国人就是在获得方济各会传教士的救治后而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当方济各会传教士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便开始有意识地将行医治病和传播天主教有机结合在一起了。

(责任编辑:陈炜祺)

Pedro de Pinuela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y and His Supplemented Materia Medica

Cui Weixiao

Abstract: Pedro de Pinuela was a Franciscan missionary to China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ho evangelized by giving free treatment and herbal medicines to his followers. Through his benevolence and medical expertise he converted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to Catholicism. With the encouragement and help of a Chinese scholar Liu Ning Pinuela later compiled a book on the basis of his collection of herbal drugs and prescriptions and published it under the Supplemented Materia Medica making a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the Ming-Qing Dynasties Period; the Franciscan Order; Pedro de la Pinuela; Supplemented Materia Medica

① 1636 年入华,曾先后在台湾、福建、广西和澳门传教。

② SINICA FRANCISCANA Vol. II, Franciscus A Iesu de Escalona, "Relacion del Viaje al Reino de la Grande China", pp. 288.

作者: 崔维孝, [Cui Weixiao](#)
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刊名: [社会科学](#) [PKU](#) [CSSCI](#)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年, 卷(期): 2007, ""(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22条)

1. [罗马梵蒂冈档案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 2002
2. [韩承良 石铎禄神父传记](#)
3. [韩承良 石铎禄神父传记](#)
4. [Pascale Girard Os Religiosos Ocidentais na China na é poca Moderna, CTMCDP-Fundacao-Instituto Polit é cnico de Macau](#) 1999
5. [本草补泰卤石铎禄振铎氏述](#) 2002
6. [赵学敏 本草纲目拾遗](#) 1963
7. [赵学敏 明清中医临症小丛书-串雅全书](#) 2002
8. [范行准 明季西洋传人之医学](#) 1957
9. [查看详情\[期刊论文\]-中华医史杂志](#) 2001(01)
10. [查看详情\[期刊论文\]-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 2002(04)
11. [崔维孝 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 2006
12. [钟鸣旦, 杜鼎克 罗马梵蒂冈档案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 2002
13. [钟鸣旦, 杜鼎克 明清天主教文献](#)
14. [钟鸣旦, 杜鼎克 明清天主教文献](#)
15. [钟鸣旦, 杜鼎克 明清天主教文献](#)
16. [钟鸣旦, 杜鼎克 明清天主教文献](#)
17. [钟鸣旦, 杜鼎克 明清天主教文献](#)
18. [ALCOBENDAS, Severiano OFM, Religiosos M é dicos-Cirujanos de la Provincia de San Gregorio de Filipinas](#) 1933
19. [Franciscus A Iesu de Escalona, Relacion del Viaje al Reino de la Grande China](#)
20. [安道林 西班牙方济会士与中国教区](#) 1995
21. [1636年人华, 曾先后在台湾、福建、广西和澳门传教](#)
22. [SINICA FRANCISCANA Vol II, Franciscus A Iesu de Escalona, "Relacion del Vaje al Reino de la Grande China"](#)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kx200701015.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148fba34-f378-4d41-b2e8-9e4d0073bd63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